



在旷野中歌唱

胡前进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在旷野中歌唱

胡前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旷野中歌唱 / 胡前进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69-2280-5

I. ①在… II. ①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3632 号

责任编辑 丁娜娜

封面设计 王 芬

插图 轩 轅

在旷野中歌唱

著 者 胡前进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邮 编 830011
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5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280-5
定 价 32.60 元

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店:新疆旅游书店 <http://xjdzyx.taobao.com> 有售,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

目 录

第一辑 花火

1 / 风箱喑哑(暗火)

5 / 四月

9 / 麦子的声音

12 / 隐没的镰刀

16 / 大风

20 / 树

24 / 童年单行道

27 / 冬至的味道

33 / 堂屋

37 / 水的七日

40 / 虚无的心情记忆

49 / 孤独

54 / 花火

第二辑 在黑夜中绽放

67 / 乡筵

71 / 墙

76 / 蹲,或者一九八几年

79 / 牵牲畜的人

88 / “水老虎”在冬天的遭遇

91 / 男孩不累

95 / 在黑夜中绽放

108 / 月亮到霓虹灯的距离

118 / 姥姥的神物

第三辑 落叶的奢华

130 / 船

133 / 叶子

- 136 / 马
139 / 羊群和它的主人
141 / 玩具
143 / 铅笔盒
146 / 露天电影
148 / 洗澡
150 / 落叶的奢华
152 / 村事
154 / 补锅人
156 / 我们的粮食
162 / 尘埃与火
165 / 目睹
168 / 黎明之黑

第四辑 农历的日子

- 172 / 立春
175 / 惊蛰
178 / 春分
181 / 谷雨
184 / 立夏
187 / 小满
190 / 芒种
193 / 夏至
196 / 小暑
200 / 大暑
203 / 立秋
206 / 处暑
209 / 秋分
212 / 寒露
215 / 霜降
219 / 立冬
222 / 小雪
225 / 大雪

后记 我看到的 world 花木葱茏

第一辑：花 火

艾略特说，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这就意味着，很多东西开始苏醒。就是慢慢绽放。

风箱喑哑(暗火)

我在等待着，火能暗下去，这种态势，并不是全部的熄灭、枯萎和了无生机，而是明火渐消，只剩下寂静的热度和灶里通红的凝结。这样，就可以看见后面厨房的墙上有一块光明的映照，如果是坐在灶口的一块树根上，回头就能看见自己的头像映在墙上。

很有趣。寂静的、没有了熊熊气势的火焰，也就意味着风箱喑哑，不用费力地去“趺拉趺拉”地拉它的把手。

可以肯定的是，在所有的主食做完之后，像整锅的馒头、大锅的汤等等，这些可供一大家人食用的东西做完，风箱就暂时完成了它的使命，可以静悄悄地待在那里，尽管光滑的把手上温热尚存，期待依旧。我喜欢这个时间里灶房的气息，就像一场战斗后，只剩下破烂的旗帜、平静已毁败的墙垣、缓慢曳动的硝烟，这时的观看和走动很有些悲壮的色彩。

一个人。就一个人。脸渐渐地被灶口踱步过来的暗火烤得温热起来,这种温热让人感动的同时有些伤感。这些能烤热人面孔的烧灼物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地里长出来的树木或农作物:榆树皮、槐木疙瘩、玉米秆、稻草、豆秸秧、麦麸子等等。这些用作烧锅的东西,有些是堆在厨屋里,有些是垛在外面——墙角、树林和场院里,要用的时候,就背着一个粪箕子,用手去薅,薅过的地方,就像是过冬的小动物突然间打开的一个洞,张开着,有些新鲜的味道散发出来,鼻子就有些痒。

铁锅里,蒸着的,煮着的,实际上就是从烧火用的这些物什上摘下、砍下或打下来的东西,榆钱和槐花,和上面以后在锅里蒸;稻米或者豆子,放在水里去煮,锅底的作物秆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绽放出的红色旗帜舔着锅底,当能吃的粮食要散发出特有的香气(或者要消失在人们的嘴里)时,锅底里的那些根秆在这种绽放中正趋于萎顿——和在地里时的姿态正好相反。

地里。泥土的王国里——我们还能看到什么?之前,已经发生过什么,无从知道,我是说在泥土的更深处,那些埋藏着的,昏睡着的,几万年,或者几亿年以前,我们无从知道它的火焰滚滚和冰冻千尺,它的移动的大型动物和贝类的休憩或者鱼群的飘游,但是,一瞬间(这一瞬间,就是我们活着和死去的整个过程),我们卑微的身影出现在那些树林的前端,出现在那些庄稼的深处,照料着从破土到收割的整个过程,这些偶然的人们和偶然的作物的成长,有时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盘旋在这个地方,就像一群小鸟在一棵大树上安家,早出晚归,唧唧喳喳,吞下活命的东西,拉下苦闷的粪便。

但是,看见了吗?阳光,喜庆的阳光,不可缺少的阳光,在整个的一生中,我们都处于这种无可措手的照耀之中,这种必要的照耀,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同时知道了自己在活着,同时还有树木和庄稼——它们的影子要更长更大一些,这就是阳光所能告诉给人们的。

在黑夜降临的时候,也就是影子暂时消失的时候,我能够隐隐约约体会到另一层东西的存在:睡眠、昏寐或者死亡。所以,影子,都要有个喜庆的影子,在阳光下,影子在由小到大,也就意味着你在阳光下呆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影子消失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的。就像你不知道黑夜是怎样降临。

但是,现在,风箱暗哑,它们暂时都还在地里呆着,还远没有抵达,还在抵达的路上,还在阳光下,还有自己的影子,也就是说,黑夜,它还没有降临。

我一直在看,一直在呼吸。那个时候,开始有风了,开始有雨了,风从南边吹过来,大量的空气自由地袭动,那种随意而放纵的无形之物,一次又一次地袭来,它让所有绿色的东西不断地变换形状,往北,往西,往东,往南,弯身,转头,下腰,这种舞蹈从来没有停息,世界,每一秒钟会有每一秒钟的姿态,绝对不会重复。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世界在变化。

雨水下来了,大的水晶的颗粒,从遥远的空蒙的天宇,以一条长线的姿态就这样做垂直打击,我想,如果有分贝扩大器,也许会听到每一滴雨水从空中滑过然后打落下来的尖啸声:嗖——嗖嗖——嗖嗖嗖嗖,像极了子弹的运转,但是雨滴的下落,在大多数的年景是个喜剧,那些飞奔和跳跃,对每一个绿色的生命而言,都成为滋养的暗火,成为恩赐的际遇和相逢。

相逢的喜悦,巨大而普遍。没有人告诉我这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常常,我和很多的脑袋一样,充满了愚昧而无辜的顽固,充满了不被察觉的可悯之处,我们奔跑、诅咒、逃避这湿淋淋的处境:日他奶奶的这雨下得!这就是我们这些无可救药的憨种们发出的褻渎的语言。因此,你可以看到,在一个又一个的雨天,有太多的身影这样迅速奔跑,我们自以为可以逃避什么,包括这些打击和幸运。

池塘宽阔,运河久远。这些大片的“密箭”毫无保留地射进去,就出现了无数的水面的坑凹,然后,这些坑凹迅速地恢复,差不多在同时,这些平静点被再次命中,绝无怜悯。硕大的荷叶、颇长的芦苇、沉默的树干、坚硬的路面,所有能在土地上裸露的东西,都在一片水的雾气中发出和谐的接纳的声响。“嘭嘭嘭”“刷刷刷”“咚咚咚”。我觉得这声音就是一种美妙的对话,这是雨水讲给大地和大地上的树木及庄稼的,也是告诉给极少数人们的,充满了未知和特有的音律及符号,如果你能听懂,你会是一个幸福的人。

雨水结束。植物安息。好多时候,我就这样呆在风箱暗哑、明火渐暗的厨房里,这

这个时候,我的奶奶、姥姥或者我的母亲,她们会咳嗽着走出厨房,到宽阔的屋外去呼吸新鲜空气,而这个时候,我蹲下,在我原来帮着拉风箱的地方很有耐心地蹲下来(现在,我还是喜欢在一些厨房里的灶前蹲着,只不过再也没有那样的风箱了,也没有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我的耳朵开始活起来,我能听到风箱停止劳作之后的很多声音:雨水滴落、阳光的绽放、风和庄稼那绿色的没有休止的摇摆和呼吸。

我会用一根树枝伸进灶内,去挑动那些燃着的但是没有烟的植物燃料,他们即将成为灰烬的时刻,让我悲喜交加。我会往里扔一块地瓜、玉米或者一小捆毛豆。我在等待着这些东西被烤熟,我在等待着它们在里面发出突然的“劈啪”声,因为这种声音让我非常熟悉而又陌生,就像在野地里的阳光和雨水中听到的一样。

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熟悉的,而又陌生的。在风箱喑哑的世界里。

四月

四月初。杏花已落，桃花盛开，孤单的感觉，冷清的况味，这就是它们给我的感觉。在那个月份的最初，更多的植物依然陷入梦寐，依然尚未起程，或者正在起程的原点，这就显示出四月初独有的气质：缺乏同类密集的盛大场面，过于冷清的前驱，脆弱的过程，短暂的显现。我就出生在四月初的一天：不具有夏天的喧嚣，同样缺乏冬天的决绝。四月初是敏感的，是忧伤的，向更新方向前进中兼具着怀旧的味道。四月初是不合时宜的。

而后——所有的槐树在一瞬间长出了那些白中略带紫气的花蕊，一嘟噜一嘟噜地，从树梢挂下来，这些花蕊，让运河岸边的放蜂人忙活了很长时间，他们穿着厚厚的奇怪衣服，硕大宽沿的帽子上，顶着蚊帐一样的东西，他们动作缓慢，从四方形的箱子里掏出一块又一块的板子，上面密密麻麻地爬满了勤劳的昆虫——蜜蜂。

“嗡嗡嗡嗡”的声音在告诉人们，这是它们的世界，它们的季节。放蜂人从南边来，

到北边去，他们寻找着花的国度，是他们放出的这种昆虫让人们感觉到了生活的有趣，一年中或许只有这一段时间你可以看见蜜蜂，在更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这种昆虫是陌生的，似乎，和它们，根本就不在一个世界里。这些小家伙们长着伟大的羽翅，可以随时飞升，抽身而去，而我们，可能注定要呆在这个无法选择的地方，沾着泥巴的双脚一辈子都可能再也无法挪移。

我所说的这个而后，实际上是在整个四月里发生的。刚刚，还没有过多的喧闹降临，突然间，像是一个人开口说话，一切就都绿了，就都开始了，大多的植物在这个时节相继开花，大地的场景开始了温暖与和煦，在短暂的清冷之后，万物歌唱的繁茂和葱郁已经到来。四月注定要在自己的时节里独守从清冷到斑斓的过程，自己的，只有自己知道的过程。

我在四月里出生。更多的人在四月里出生，或者在四月里死去。这不能说明什么，就像在四月里有些花儿的瞬间绽开又蓦然萎地，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在继续着一个或短或长的过程。四月只不过给了我一个参照的东西，这样我告诉别人的时候，是在提醒，我出生的那个月份有一些东西是开始要昂然的。这只不过是在说，四月，不是个太压抑的月份。

很多东西开始苏醒。就是慢慢绽放。绽放这个词更多的是用在形容花上，比如刚刚我说过的桃花、迎春花、槐花，就是在绽放，但是苏醒这个词也是如此，他们同样需要一个过程，一个由此及彼、从里到外的过程，次第展开，丝缕分明。我就觉得自己是在绽放，首先是鼻子，闻到了花香，然后是眼睛，看到了那些美丽的形状，然后是脑袋——我知道了这个季节就应该如此，就是会出现这些应该出现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只是觉得，这个时段——就该如此。

苏醒和绽放。土地是这样的：那些地面，曾经是僵硬的，在去年的某个时节，雨水打过之后，平板车的辙痕压下去长长的凹坑，中间是牲畜的蹄印，然后寒冷迅速地降临，一切就定型了。在冬天，如果不小心踢到这些定型后的土块上，痛楚的感觉让你立刻知道，这是还没有苏醒的土路，是树木萧条、野草遁迹的时节，这样的时节，我总是觉得鼻子尖是冷的，有时候鼻涕会很卑微地流出来——我的那些同龄人，有人会一整

个冬天都保持这种鼻涕老长的状态,而且,他们会不断地吸进去,而不是去擤,尽管这个动作并不复杂。

四月的苏醒,是在雨水过后,那些去年定型的路面,就在一次或者不止一次的雨水后重新改变了凸凹的面目,而且开始松软,松软得有些过分,当一个人在四月的一场小雨后走到家门口,把鞋底的泥一下一下在门槛上蹭下来的时候,我有时会对这个月份感到沮丧——如果,这些鞋子上不幸踩到了羊屎蛋:那些被碾碎的黑暗的东西,会让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月份。

是的。嘴里混合着蒜味和劣质烟酒的味道,人们和你打招呼,走过去,他们开始像那些土地一样,褪去厚重的衣服,开始穿上了单薄的衬衣——这种衣服,可能会发出浓重的樟脑球味,也就意味着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它们被压在一个厚厚的箱子里。但是现在,苏醒的四月里,这些衣服暴露在了阳光下,就像那些花儿一样,从某个黑暗的地方钻出来,带着某种气息(并不都是香味),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出现,绽放,暴露,在四月,更多的事物开始出现这样的征兆。

蚂蚁成群地开始四处出击,找到植物的碎屑或者昆虫的遗体,就莫名其妙地撕扯和搬运;从圈里被赶出来的羊群,沿着一条小道走到远处的高地或树林,有的屁股后面的毛上还粘连着屎蛋子,可这并不妨碍它们做出交配的粗鲁动作;成片的野草在原来的地域里壮大,并且不断地侵略着陌生的地面,一条一段时间不走的小道,不经意间会布满这些葳蕤的身姿。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笑声会传得很远。被绿色覆盖后的村庄和同样的绿色的土地,让人们开始轻松,开始抛弃严肃的神色,用不再僵硬的手指,夹上一支烟,点着后快活地吐着烟圈,这当然是在看到雨水下过小麦不再用井水去浇从地里空手而归之后。

常常,我们跑过场院、地头、池塘(水面正在上涨),跑进那些树林,尖叫声“嘎嘎”地响起,激起来的,是发出同样噪音的麻雀群,它们飞起来,盘旋,又在另一片树林里栖落。麻雀的“喳喳”声,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笑声。它们同样会传得更远,在四月的天空下,从运河的那岸到这岸,从低矮的灌木林到村里的胡同口——“喳喳喳”。

(曾经,一个小孩牵着一个更小的孩子,从上空有麻雀飞过的胡同里跑过,跑到一

辆大车面前。英子嫂嫁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四月:花树绽放,麻雀成群。她坐在一辆大货车的前车兜里,脸是红扑扑的,不说话,笑盈盈地被人从上面搀下来,迎她的柳春哥傻呵呵地站在一棵大槐树前。我们从村子外面跑过来,被“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吸引过来,同时氤氲着的,是支起的大锅里散发出来的炖肉的香味。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和我家为邻的英子嫂,脸上就定格着那个四月里笑盈盈的样子。

好几个四月过去了。英子嫂平坦的腹部招来了家人的白眼,这多少让那个定格了的笑盈盈的表情有些惨淡。我有时会注意到,那些在上个年份里走过的小羊羔,在下一个四月里,变成了身后跟着小羊羔的母亲。平静的生活里,我看见英子嫂在静悄悄地做饭、洗衣、到地里干活,她的身影出现在哪里,都是那种屏气而行的感觉。

后来,英子嫂肚子大了,可随后被医生告知是“葡萄胎”,在做完手术后,医生告诫说,一年内不能要孩子,求子心切的英子嫂并没有听从,后来生下了壮实的小海婴,也就在两年后,英子嫂走了。柳春哥最后用车拉她去医院,到了庄头人就没了气,扔下车把,柳春哥号啕大哭。)

艾略特说,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这就意味着,很多东西开始苏醒。就是慢慢绽放。苏醒后的世界是惊人的,残忍的实质就在于你已经看到了这种无可挽回的苏醒和绽放,而这一切的最终,都将走向谢幕,走向万物喑哑白雪苍茫的时节,四月,不过是把这些最终将要走向沉寂的事物一股脑地推到你面前:树木的绿叶、花朵、正在褪去厚衣的人们、冰雪不再的河流,等等。这就是四月给我的感觉,我在四月里出生,就像很多事物在四月里发生一样:我们平静地走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田间地头,树林高地,仰看着天空的白云和倏忽而过的鸟群,我们准备着一日三餐,疲惫而又神闲气定。没有忘却,也难说记忆。我知道,在四月里,有很多事物纷至沓来,混合着多种多样的气息,色彩斑斓,变幻初起……

麦子的声音

可以肯定的是,木锨被一个人用手握住的时候,并不苦闷。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一把木锨的命运,并不见得都能跟粮食联系在一起。所以,从木锨开始,听到它接近麦子的声音是单调但愉快的:呼,呼呼。这是一种提示,或者召唤。很多身影会在这时候更谦卑地弯下来,弯下来,那动作就像倾听什么,靠近地面和麦堆——通常那人会从里面捡出一些什么:土块、杂草或者昆虫的尸体。而在高高的杆子上的明亮的大灯泡周围,已经聚集了太多不知名的扑飞的昆虫,只是它们还没有变成尸体,还在扑楞着翅羽为一盏莫名其妙的大灯泡废尽热情。“噗噗噗,噗噗噗”,只要灯不灭,这种声音就会在绝望中继续,不断地,有的飞虫从上面栽下来,有时候会打在人的脸上,生疼。而掉在黑的地面上或者更黑的麦堆里,虫们会有一段时间在短暂地休憩,就像拳击手被打晕后,开始数秒,那之后,它们拖曳着羽开始爬,一点点地,没有方向地,靠紧地面,缓慢地,左转转,右转转,只有极少的虫可以继续飞起来向灯做冲刺,更多的,就

这样靠着地面,成为一个标本,成为黑夜的灯盏下一个极小的黑点,这时木锨或者笤帚覆盖过来,在“呼呼”的声息里,小黑点迅速地被吞没。

耩麦子。空阔的田野,可以听到的,是耩子发出“咯哒咯哒”的响声,像是海盗船上的瞭望塔的形状,往这瞭望塔里“呼”地倒进去一大碗干燥的麦种,一种对土地的欲望就开始了,铁磨得发亮的黑尖深深地弯进了地里,泥土被翻了上来,漆黑。就在发亮的铁在这黑泥里起伏顿挫中,麦种“咯哒咯哒”地欢快地叫着,被送进了黑泥里。经过的地方,野草枯黄,所有能交配的昆虫都销声匿迹,只有这唯一的声音在歌唱:咯哒咯哒,咯哒咯哒。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再也听不到麦子的声音。雪下得很大,大地很白,只有炊烟还在缓慢上升和飘走,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冻僵了:一堆隔年的烂木头,几垛沉醉的玉米秸,甚至狗的叫声,也变得呜咽而感伤。冬天。北方的冬天。被压在雪下面的,是麦子的睡眠和呼吸,我知道麦子一定还活着,只不过这方式就像一条长虫(蛇)在窝里的形状:慵懒而期待。太阳还在照耀,时间悄然挪移,雪在消融,麦子慢慢绽放。

风从南边的南边吹过来,这是在惊蛰之后,已经到了小腿肚子以上的麦子开始应和这南风的吹拂,一阵阵浪涛过后,“哗哗哗”的声音不断地传到耳膜,从这个人的耳膜到那个人的耳膜,只要风在,阳光在,这声音就这样攀附在跌宕的麦的浪潮中,直到它们慢慢地变得通身发黄,接近于土地和阳光的色彩时,这声音开始掺杂了期待般的干燥,曾经,我看着这旷野无限的成熟作物,想,只要一根渺小瘦弱的火柴,在一道欢快的小亮弧后,整个田野该是何等的辉煌和暴烈。而那时,成长和绚烂的麦子,正在我卑劣的想法中左右摇摆,如同参与一场大规模的合唱,形象朴素,面目贞洁。

长久地,我呆在天空下,和麦子一起,和蚂蚁一起,和所有的呼吸一起,在听,那从土地深处传来的呼唤——寂静、阔大、壮观而内敛的作物,成为我痴迷的对话者。太阳和雨水,风和尘埃,一起光临,她们欣喜地参与到这种对话里来,于是我听到麦粒在裹覆中爆裂的喘息,听到雨水打在麦叶上巨大的喧哗,听到风卷起尘埃擦过麦秆后飘升到高空后的渺茫。

那个时刻,麦子被镰刀触到根部的时候,有个老人正躺在床上闭上了苍老的双

眸。泥的墙上,挂着的,是还沾着泥渣的镰刀和锄头,就在去年,这个老人还握着它们在麦地里慢慢移动,而现在,他只有慢慢移动自己的头,去看这些铁器最后一眼,像一个战士最后看一眼自己的枪。屋外,地里,镰刀挥动,热汗流淌,一大片一大片的麦茬露出来,一捆一捆的麦秆被送到车上,送到场院,打麦机“轰轰”地开着,放进麦秆后,一边是灰尘飞袭,一边是麦粒滚滚。

后来,出丧的唢呐如尖锐的鸟叫,刺破午后村庄的天空,可以看到的,是一群人躬着身子,披着白色的破布,走向麦收后的田野——埋葬,在麦子快要走上餐桌的时候,这个和麦子亲近过的人成为了麦地可贵食物。号哭彻底但是短暂,长久的,是这个老人被火化后的灰烬,我想,到最后,它将和雨水、太阳、风以及尘埃一样,在又一个麦子辉煌的时节,突然光临,开口歌唱。

这样,我在一个黑夜走向那个木锨翩飞的场院,我瘦小的影子和所有的孩子的影子融在了一起。很大的场院,很多的人,很多的飞虫围着大灯泡严肃地跳舞。

一堆又一堆的麦子,让我想起刚刚死去的那个老人被埋的地方——一样的是人们关注的眼睛,一样的是有一个小小的尖。很多的手,正伸向自己家的那一小堆“果实”,仔细地,他们拣去里面的土块和昆虫的尸体,然后,装进袋子,在黑夜中回家,而在越来越远的身后,依然是那个高高的电灯杆上,一大群跳舞的飞虫,向着光亮,是那样严肃、愉悦、愚蠢盲目而决绝沉醉……

隐没的镰刀

忙的时候,整个田野里,出现的是那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收割机。整整一天,一台或者更多台这样的收割机“突突”地在地里奔忙,前面伸出来的排状的头,将麦子成行地收拢进去,后面一个烟囱样的口,“呼呼”地进出来的,就是麦子粒,有戴着帽子和口罩的人用蛇皮袋子接,扎口,然后扔到割得光剩下茬子的地里。一溜地,人们就装上这些袋子,用车拉到家里,在房顶上或者一块空地上晒干,收到瓮里或者就直接垛在屋里的一角。

效率很高,所以收成不再那么艰辛。所以场院在减少,以至于消无,曾经有过的几个大场院,渐渐成了人家的地基,盖上了瓦房,或者栽上了成片的树和蔬菜,谁提前进入,就慢慢变成了谁家自己的,经常去浇水和打药,这些原来需要走上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地,开始人烟旺盛,鸡飞狗跳。

曾经,这些繁忙时节的最主要的角色,是一把把镰刀。这些曾经密集接触作物根